



淮南子卷六

漢涿郡高誘注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瘧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乙五十弦瑟瑟樂名也神物卽神化之物謂玄鵠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瘧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婦蓋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墮壞也殺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出也謹故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輕飛羽尚主也莫者莫耳莫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雖下謂之胡莫主是然而專精厲意委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復賤於主莫之官故曰權輕飛羽也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土通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墻虛幽闊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具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休水而死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楚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撫下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曾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道之

本也。謂性不外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魯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為武。是竟改武為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士非異本也。友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者謂心生與道同者也。觀九鑽一等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欷歔咄。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歔咄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歔讀鶯鳩之鳩也。唶讀左傳嬖人媯始之始。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神哀悲感傷人心。不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詹何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驚來。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善弋射者七仞。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趨釣餌故曰驚魚得其微故曰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酸醕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老蠶上口故曰咽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絆而急故絕也。咽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蓮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因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慧星出。或動之也。圓守則月運出也。以蓋草及隨晦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于海邊。魚之身晦也。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慎注云。有單事相圓守則暉以蓋。

夷環闢其一面則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爲之君臣乖心則月暉亦闢于上

故澤及萬民也

道故澤及萬民也

背誦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

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山中氣出

雲似草莽水氣

出雲似魚鱗旱雲元陽氣似煙火濱大瀋

氣出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

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

天地之間巧厯不

能舉其數

巧工也天地之間物類相感者衆多手微忽悅不能覽其光

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

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悅然以掌握之中

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

天地之間巧厯不

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

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

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動猶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

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傳說于傳

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

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

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為焉

遠者當以無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為

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為無為則夷荒自致也

夷者當以無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為

能有之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為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

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却走馬以糞老子詞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說國

君無道則戎馬生于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

兩輪之間為軌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于馳傳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

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順之者利逆之道無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

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順之者利逆之

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大蛇傷斷以藥傳之後蛇于江中銜

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于荆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為石刖其左足文王卽位復獻之以為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卽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為璧蓋純白夜光

文王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達吉按文王至不書十四字葉近山茅一桂二本皆有藏本無今增入

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

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

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

王孫綽蓋周人也一曰衛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

已死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

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葵

之火人若以火燒葵則火不燥不任用也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

然猶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明也

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

能有持故曉山崩而國之術曉山崩而

薄落之水涸曉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山窮相通也一日薄落涇水也區治生而渴鈎之劍成區讀歌謳之謳區

渴鈎古大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也教工也銳劍也

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

言其門戶不可謀求而得忽然來至無形兆也

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章之質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人側欲不得其道若

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

不得其道若

觀鯈魚

鯈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

將送應而不藏

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自藏

照者也遠吉按意林作聖人若鏡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自謂得乃失道者自謂失道未必

不得意林作聖人若鏡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

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夫有

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

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

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于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演於太和者

情也欲終始于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

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

太和謂等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純溫

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情也欲終始于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

純一也溫和也淪沒也喻潛伏也鈍悶無是謂大通今夫赤

螭青虬之游冀州也

赤螭青虬皆龍屬

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骸人棟薄食薦梅

薦梅草實也狀如桑

根其色赤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

嗜味長美

也蛇鱗自以為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升合於明朝也

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

而登之

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

威動天地聲震海內

四海之內惡畏之也蛇鱗著泥百仞

之中

百仞七百尺也度深

熊羆鵠邱山磬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

咆哮猿猱顛蹶而失

木枝

狹讀中山人相遺物之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

威動天地聲震海內

惡畏之也蛇鱗著泥百仞

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滙

滙溢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

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佼或作設字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達吉按解文解字宇屋邊也義與此同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翶翔

四海之外

曾猶高也逝猶飛也一曰回也翼一上一下曰翶不舞曰翔外猶表也達吉按曾與曆通此曾卽曆字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

湍瀨

疏圃在昆侖之上過猶厯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東湍渢水至衆瀨清皆激渢急流

日

遯回蒙汜之渚

日所出之地池決復

入爲渚

洲也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

也

言鳳皇過都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

地言其翔之廣也躡

或作絕徑過絕厯也躡也言絕徑過絕厯也

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

注喙喙注地不敵動也裔邊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

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

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

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

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

馬容體足調諧也

畢疾安勞樂進馳驚若滅滅

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

謂駢驥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一說言掉鞭教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

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

御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

但以

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

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

垠北垠也

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

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于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過讀責過之過軼鵠難於姑餘

自後過前日軼姑餘山名在吳鵠難鳳皇之別名言其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歸

也過石過歸雁便復東南輒過鵠難於姑餘山也

忽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踏也一說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

博桑日所出也落崇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

弗用無為

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砍形

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言藏嗜欲之形于胸臆之中

喻也昔者黃帝治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

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

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以治日月之行律

律度

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厯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

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孰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

百官正而無私皆在上下調而無尤

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

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

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

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

言所有餘

鷹兔深處道不拾遺

市不豫賈城郭不闢

闢門也也

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

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就虎狼不妄噬鷺鳥不妄搏

翔

猶

游

於

庭

止

也

麒

麟

游

於

郊

游行也

郊

邑外也

青

龍

進

駕

飛

黃

伏

阜

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孤

諸北儕耳之國莫不獻其貞職

皆北極夷國也

然猶未及虛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

裂

廢頓也裂分也

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燼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

清氣

猛獸食顙民顙鷺鳥攫善鷺鳥攫

老弱

攢

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皇時

斷鼈足以立四

極

鼈大龜天廢頓以鼈足性之楚詞

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旛殺之以止

日鼈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

雨濟廟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

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于水故積聚其灰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

也。蟲狩額民生背方艸抱圓天。方艸天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繩方築四寸也寢陰陽之。

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

倨倨興昧昧。倨倨卧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昧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蹕蹕其視瞑瞑

眞之填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

泉下墮土也墮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有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虫。駕應德之

讀絰纏之鑑。服在旁為驂有角為龍無角。交暉也。龍在中為

服在旁為驂有角為龍無角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處之也羅例圖籍以為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也。

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謂車之垂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于前奔蛇騰蛇也從在于後皆瑞應也。

八方朝帝於靈門。在朝于上帝靈門也。安穆休于太祖之下。安寧穆和休息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

中央朝帝於靈門。中央朝帝於靈門也。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

滅也。智故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濶漫而不修仁義道不復修飾之故曰濶棄捐五帝之恩

刑推曇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

戾反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也。

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

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鵠比周。而陰謀。

陰謀私謀也。

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也。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禡而壘裂。

言不裡容於神也。

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

言將滅壞大失其主。故喙而入淵也。一說言大禍也。

豕銜幕。

而席湧。豕銜其幕席入之。湧言。美人擎首。惡面而不容。編為擎首。不脩容飾也。曼聲春炭

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春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

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崩故。不復

聽田獵。西老折勝。黃神嘯吟。

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為時無法度。黃帝乏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

飛鳥鏽翼。走獸廢脚。

鐵翼。縱翼也。廢脚。跛蹇也。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也。

山無峻幹。澤無洼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

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蕷。

莎草名也。莎蕷讀稼。踏蹠之蹠狀如歲。歲如葭也。

金積折廉。壁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

也。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鈔空也。象磬數鑄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為無

鉋無復文理也。璧。諸辟也。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也。詩曰。握粟出

卜。自何能殺。又曰我龜。蓍策日施。

易曰再三瀆。易曰。再三瀆則不告也。

既厭不我告。猶是也。

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

蘇秦約縱。故曰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也。

京衛車大鐵。著其轍。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戶聚土而瘞之。以為京觀也。高重壘京觀也。

除戰道。便死路犯。

晩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

蘇秦約縱。故曰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也。

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是故質壯輕足者為也。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爾。

甲卒。甲鎧也。在車上。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園。軻車奉饌。饌。資糧也。軻。讀禪拊之拊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牛毛也。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奮引也。民疲于役。輒仆于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身枕格而死。格榜狀也。上不得下枕格而死。言收民役者也。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甘猶耆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天於人虐也。虐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

天子漢武皇帝。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

混。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點譏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除清。知巧修太常。躋肢體。紬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夫鉗且大丙。不施讐衡。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獻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嚙喋斯事。

也。嚙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申韓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為刻削之法也。

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

錐刀之末謂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禪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喻也不養之也。禪病也。太半過半昭之說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忻忻猶自喜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

植謂材也。緣代于溝邊因生為條木也。所以以喻申韓商鞅之所為法比于梓條也。

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折潦水不泄瀆

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

瀆雨瀆疾流者故曰無源瀆讀燕人強春言教同也。

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今人月中為月精奔月或作塗肉。藥盆肉以為死畜之藥復可生也。達吉按姮娥諸本皆作常淮南王當諱恒不應作恒疑意林也。悵然有喪無以續

之。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七

青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

淮南子

卷七

六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窈冥冥，芒芠漠闊，頃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芟讀枝減之杖，閔讀閔子騫之騫，湧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贊之贊，洞讀同游之洞也。皆無形之象者，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方，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惑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生。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日神明也。三日和氣也。或說萬物。天地設位。陰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以氣為君。氣所行為陰。故腎為陽。身中空虛。和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二月而腴。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腎主鼻。腎象龜水也。水所以通膽。膽勇者決所。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

火也。火外腎主鼻。

腎象龜水也。水所以通膽。

膽勇者決所。

肝主耳。

肝金也。金內

景故主耳。

外

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斂各有經紀。斂讀脅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

九解。

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

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雷

肺為氣。肺火也。故為氣。

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

腎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

或作脾。

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

以與天地

相參也。而心為之主。

心土也。故為四行之主。

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踶焉。

踶猶薄也。

形近而誤。

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

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

薄者迫也。薄讀享薄之薄。

達吉。按享薄太平御覽作厚薄古

謂三足烏踶字厚與享

之踶而月中有蟾蜍。

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

薄者迫也。薄讀享薄之薄。

達吉。按享薄太平御覽作厚薄古

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紓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止息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

既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

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

專於五藏。

專一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

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

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

敦志勝言己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遯。敦

志勝而行之不懈。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

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

猶襲也。

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内。

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求

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溪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達吉按不定本亦作不寧下同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滛蕩而不休矣。血氣滛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邱山喻大為治也 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甯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猶尚也 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道故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昏也 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不聰聽無間也 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 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飛揚也 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然皆人累也 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耗失勞病耗猶亂也 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以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鄉除性情之欲則長得生矣 一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 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

也。

物亦物也。何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

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

其殺我也。

將以何損。減夫造

相名為物也。

也。

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

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亦不避也。

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

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

孰知之哉。

其生我。

不彊求已。

已止也。

言其殺我。

不彊求止。

言不

欲生而不事。

事治

憎死

而

不辭。

唯義所在。

賤之而弗憎。

貴之而弗喜。

人有惡賤己者。

己不憎也。

隨其天資而安之。

不極。

資時也。

一曰性也。

極急。

吾生也。

有七尺之形。

吾死也。

有一棺之土。

吾生之比於有形

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

然則吾生也。

物不以益衆。

吾死也。

土不以加厚。

吾又安

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

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

死之害。守其正性也。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

攫援也。譬猶陶

人之埏埴也。

其取之地而已。

為盆盎也。

與其未離於地也。

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

而復歸其故也。

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頰泥坯取之于地以爲器無以異于土也。

明人與其

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

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

與其

為盆盎亦無以異矣。

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

江水弗憎也。

苦洿之家決洿而注

之江。

洿水弗樂也。

是故其在江也。

無以異其浸園也。

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

道尚

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

寢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

也。

洿水猶澹水也。

苦猶疾也。

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

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

是故聖人因

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業事夫悲樂者德之邪也。

而喜怒者道之過也。

好憎者心之

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閒，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顛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直猶是故聖人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但合也。是故聖人以無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火也。向火中炎，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供養之養。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隣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動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帝老聃是也。真人者，伏羲黃帝，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具外芒讀王莽之莽。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芒然彷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不為變者，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矜抱矣。矜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矜抱矣。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熟也。

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牴。瑕猶釁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惑，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居往來也。達吉按說文解行不知所之。言志意渾然而往來也。逢讀詩緣衣之緣，渾讀大珠揮揮之揮。渾轉行貌，遠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